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熊之書

西臺集卷四

宋 畢仲游 撰

議

正統議

歴數存于天治亂在于人自周之前堯得天之歴數而傳之舜舜得天之歴數而傳之禹禹得天之歴數而傳之湯湯得天之歴數而傳之文王其歴數明著而不

惑至于三代之末主昏庸不肖不足以動化天下毀其社稷而不足以當天之正統者何哉葢以得歷數者有道于其始而為治亂者不繫于其終也由周而下秦繼周矣始皇以威力殭滅六國而帝天下二世不改又大遠人情而為政故嬴姓之立十四歲而易是始不能以仁義取終不能以仁義守歷數不得于天治亂不得于人非可與三代同為政也若曹魏之繼漢司馬晉之繼魏雖取之非道而子孫血食或五六世或十數世較于當

曰又無其他長久之主以相擬故亦可獨推其統而言正矣然至稱蕭梁為正者葢根其取于齊而齊取之于宋宋取之于晉晉既為正故疑梁亦為正統也說者又有以宋齊梁陳皆為偏王比較梁取之非道而子孫不長也是以不取其繼晉之統而以後魏周隋為正統焉故王通亦嘗稱皇魏之德以其興起自然歷年久也今必欲斷二說之非是前說則道進于秦梁是後說則道退于魏不知魏可為正而秦梁不可為正也故所謂得

其統者可當其歴數也可當其歴數者豈以圖書勑之而言語告之哉亦觀其興廢善惡長短之效而已矣故秦為不正比于其事則如日月之餘分歲月之有閏氣也魏以下為不正比于其類則如曹魏之于吳吳之于蜀漢也比于其事則如大河之有派渠通道之有支徑也是真偽比稱明白之大驗矣孔子作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雖以無王而作然至于周之爵命盟會聘使未嘗不稱王也雖有桓文穆莊之霸未嘗不稱侯伯子

也是不敢計治亂盛衰而一以周為正統也此春秋推正統之大意而與夫秦魏梁之說無所不同矣傳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大意既無所同則雖有其他襃貶賞罰明暗之旨安敢遷就附會而為說哉

明堂議

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惑之甚也自漢以來爭于親廟之數郊丘之

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為甚蓋其制既不經見一皆出于異書雜說而為相勝之論則雖蔡鄭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已為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于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為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于天下

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為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户七十二牖真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闢路寢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攷工筵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

異蔡鄭世室重屋享功養老敬學選士之曲說出于誦習見聞不可為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

封建郡縣議

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知郡縣之為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為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修郡

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强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為諸侯郡縣則為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惑于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而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于末世晚路則皆歸于亂亡是故不繫于勢輕

勢重而繫于為上者善惡得失也為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而逆也為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之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夏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千八百國而後卒有封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為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

失也故其始則國分千有八百其後則併為數十又併而為十二又併而為九又併而為六遂皆併于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建封之本意制千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為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為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

于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除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為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强弱故未有不奪于强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承五季之後至太宗始一天下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為藩鎮而大授其權矣及貞元之間藩鎮節度勢長而力驕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請天子為賜鐵券尚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效也且

外强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强則患生于外外弱則患生于内患生于外者内可以制而禍遲患生于内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内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為諸侯諸侯者為國國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

衆而勢小有易動者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内禍也郡縣者為牧守牧守者為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擅制也内有强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强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于外于内則日月剷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内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賦税已平穀

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于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于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之則封建之患無有也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

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猶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塗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兩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絶方鎮節度無盜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于

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邕管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邊圉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强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為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于今日必成于後世不可不改也為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為守以宗屬

之賢者然後封為侯如兩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强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為令丞而佐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易改者也及乎邊圉益靖積儲益富兵力益强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天下為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相并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

併州縣議

竊觀遠近之勢要在均一而易治昔周之盛時畫千里

爲王畿王畿之外制天下爲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之内封其地者蓋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一也封國之制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魯丘曲阜之封而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爲郡縣一郡之地包十諸侯之封猶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嗷嗷苦其難治矣伏惟朝廷建功立事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削郡成邑割郡成聚所以省官併員寛去力役

幸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邑併去之邑則力寬併入之邑則力重邑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有四五十局之官既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其一二是故其力寛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訟者五今之訟者十昔之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夫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靣之均以南併北則南長而北促以西併東則西寛而東狹促狹之鄉其民逸寛長之鄉其

民勞此又理勢自然也雖于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酒稅虧折則必稱此矣以淮甸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為治地大則難其人光之仙居壽之壽春泗之招信此小而易為治者也廬之舒城蘄之蘄水光之固始此大而難其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為小今乃併小而為大捨易治而求難為非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輕州縣之吏豈不省昔先王之封國也雖子男之邦必有宗廟祭祀之費有人徒祿廩之厚有兵甲車馬之衆而城郭道路

闗梁廬館尤嚴于賔客之事而其歲時使人存頫若周邺慶賀贈饋之文又有四鄰之交廵守朝覲會同聘問之集所以設官致員役民力者益甚繁且密而州縣之治存于古者無幾則天下吏員之未易民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為今之策宜先求建國之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補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長鄉以補短分寛鄉以補狹縣相比州相較大者不使如固始之寛小者不

使如仙居之狹此之謂均戸口賦稅之籍徭役獄訟之制大略相等賢者俯就而有餘不肖者勉强而無累此之謂易治其有大邑次大邑雖割而猶大者則增官小邑次小邑雖增而猶小者則減役官不求茍省可置則置役不求茍廢可存則存如是則民不驚動而地均官不勞擾而治定指顧相視而遠近之勢已分文檄相移而分割之功已就官吏之所願民情之所安公家之所便而已併兩為一廢州為縣廢縣為聚有寛省之小利

成難治之大患官吏之所重為民俗之所驚駭利害之相去遠矣均一易治之說惟朝廷擇焉

官制議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取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于慎刑罰息兵革寛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于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于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于下

者不知其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于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設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反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他局

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于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户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階秩

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今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于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所謂畫黄錄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決旬

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于竹頭木屑之細或者宵衣旰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于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于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損益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階則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

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决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避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官冗議

事不于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有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

舜遂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預唐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于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為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反有增而無損故治詞

賦者舉進士射策者為明經五品已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于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來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耶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爾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以文章為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説選于十數萬

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愚憒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為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以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寛而所謂銓試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惟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

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于皂隸順于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勸于學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觖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蓋事不于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以很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令天下歡呼鼓舞卻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

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為後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觖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為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斷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

試蔭補人議

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于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禄可世之禄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禄可世而

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為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葢太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未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

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禄而已耶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患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于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絶望于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于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渐患順于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觖望

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于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于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于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為試法以攷之使人人勇于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知人議

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強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最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葢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之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略者以皮相天下士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卿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治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粗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卿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葢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常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葢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

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于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皮相天下士者為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徳再適之謂賢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粗又有孔子所以知人之方以治其精而為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而賢則

無賞而惟用學校科舉保任之粗法歎人之難知葢未可歎也

名實議

君子以名用人者為其信于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于衆人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蹈利不恖行已之何如養交取合亦足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

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埶君子所以配仁義而並行之公道也昔漢宣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于孝宣時為多而龔遂黄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于世元成而下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

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亦為郡守而虞延第五倫鮑昱之徒吏以郡守入為三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為循吏茂亦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葢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内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為侍郎列卿歴縣令然後入為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為縣令七品可以為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郎

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祿處內者既無治民之責而多進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為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為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令僕三公未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助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兩漢之法雖卒難行然當體其大意稍重郡守縣令之官通都大邑有善政者數加

奬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于外官赴功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真材毀譽名實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葢事有不召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尚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人亦出而不絶今果重在外之官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謂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西臺集卷四

西臺集卷五

宋　畢仲游　撰

議

學校議

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而行之則終無補于天下今所謂律令臯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為治之

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為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為虛器而已益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于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為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始治賦廩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為學之道耶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者猶未備也而又欲

麗師堂廣生舍衆徒弟以為盛其去道愈遠葢聞熈寧之初變詩賦為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今復欲變經義為詩賦退學官更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試畧言之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倣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

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别爲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勿論要使優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强復其迹則庶乎先王所以爲學之道而久以歲月則遂將適于實用不爲虚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經術詩賦取士議

事有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熙寧之初患詩賦聲病偶儷爲學而破碎乎道也故以經術取士使人

治一經而立其説庶幾有補于道而十餘年間道之破碎益甚治經者不問經旨之何如而先為附會之巧一章之中有十意一意之中有十説至掇昔人之語言以經相配取其諧而不問其理義反甚于聲病偶儷之文有足嘆者楊墨之亂儒也其人則亂其書不亂楊自為楊墨自為墨儒自為儒强相異而不相使也萬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全經今熙寧之舉子經旨不足以為奇反破五經之正論而强納以佛老之説聖人之經旨幾無

没而不見是徒為經術以取士而不如詩賦之時聖人之全經未破碎也則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可驗于此為今之策莫若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復詩賦以取士則高才識達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為科舉之所亂復之必得其術進之必得其道析詩賦經義為兩科學詩賦者舉進士治經者舉明經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十數年間將自化而為詩

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夫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其至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為可復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以累科舉也旣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如仁宗之朝孫復石介者置以為博士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破碎之患道之美者也葢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于暴其名近古而易之則民疑然則

設爲兩科以取士使漸復于詩賦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任之爲師儒亦以爲不暴而釋民疑也

文議

世之謂文者不繫于德謂德者不繫于文夫文章之士雖不繫于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爲有德之文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善奚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葢小矣

希名幸世取合當時而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辨久遠欲傳勸戒欲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沈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而必敗文章不著則雖傳而必惑故文章益美惡之車輿也自六國以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

也盖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為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亟諭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百年韓愈號為文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來文章之德散科場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

老死不顯而寡聞淺識之徒乃始支離攘臂自奮于其閒私取近世之陳説而公為儌倖之論善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辨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則近愚而其甚者鑿是為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為紜紛之轉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于有司退則受知于朋友而彼也遂直以為能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青苗議

青苗之法本為民間不足而貸之則所謂下户者理合先貸而下户憔悴尚活易于結請難于輸納州縣之吏阨以詔條與曩日監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慮散而難納故少俵下户多與上等利其易于催取州縣之吏人情于散斂尚以塞責蓋散錢之理散而不斂則不問等第高下散而斂之則必别其等差度其可以還官然後敢與乃天下之人情稱貸之理不足怪者也故立法則欲濟下户散錢則多與上等下户貧窮義當周恤而

勢不敢過上户自足無假官錢而強與之使出息若以法禁之使不與上等而貸下户則官錢十出九將不歸又非散斂之理名欲厚民事乃剝下名為惠政實有利心此青苗不便之大略也蓋古者四民不相易業而農為甚管子曰農羣萃而州處盡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後世之治民者雖不盡如管子之説至于耕田力作而禁追擾徭役之外稀

使至于城郭則近日之政尚或有之自散青苗以來非請即納非納即請農民憧憧來往于州縣捨攻苦食淡之志而漸起甘美之願辭耕田力作之業而習為游惰之態亡淳朴寡欲之性而增長嗜好之事田野之民棄南畝而就城市者舉皆有焉而縣令丞尉不復以條教法令詞訟刑獄為意惟知散青苗而已坐而簽書者青苗之行遣也起而議者青苗之本息也日中而授者青苗之契券也日暮而入者青苗之莞庫也夜半而銷算

者青苗之簿籍也錢穀縱横文書紛亂者青苗出納之所也雖今日罷其官司廢其賞罰去其年額而抑取民之情願然既存青苗之名與本息散斂之法則異日縁青苗之名而復建官司縁本息而復為賞罰縁散斂而復為年額縁年額而復不取民之情願其勢甚易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要之聖人在上賢者當位如放于利之事非所以示子孫遺後世則不當行爾故為天下國家當論其體而後計利害之何如苟不論其體而單

計其利害則雖名為利必有害焉故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夫察雞豚畜牛羊未害也而非畜馬伐冰之體則古人羞之而不為故為天子則有天子之體為卿大夫則有卿大夫之體為士庶人則有士庶人之體今有一郎官未甚貴也而食祿之外貸人錢而取息則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夫為郎官貸人錢而取息未必害人也而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者謂既已食祿為郎官矣又貸人錢而取其息則傷體故也為

一郎官尚有體況兼天下之廣有天下之富民既已輸稅賦供徭役皆數十倍于古而又貸人錢而取息無乃失為天下之體乎如不問失體不失體而惟息錢之是務則人户流亡盜賊興起乃馴致之事所謂必有害焉者此也

役局議

役書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之初改差為募天下之人言不便者幾千萬數至元豐之初欲

復耆長戸長之役士大夫之間者喜見于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莫不咨嗟慨嘆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鑒成敗攬是非為萬世之慮修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議差法之未善者豈未復之時則為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耶葢嘉祐之間固嘗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均貨賂公行而貧富無別熙寧之初得其可更之論而并其不可更者更之顧令人出緡錢以私其贏餘是以言不便者千萬數

今差法雖復而所謂可更者猶在則亦主嘉祐之書增損之則差法定矣而十人十議百人百議以旬决之功爭至于期年之外既不知主嘉祐之舊書又不敢論熙寧之新法泛泛然如人游于江湖未有歸宿不知其後將如何耶故曰役書之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

役錢議

古之為政雖隨時適變間有損益至于推强扶弱抑富恤貧而惡兼并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即有兼

并之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為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于天下而富家大姓終無亷恥厭足之心惟有祖宗差役能裁制兼并雖其立法本不為兼并設而推數循理觀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葢舊法雖分等差而實以田產富貧定為上下有千金之產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產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產與五百金者訟其役之先後輕重則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

者居其後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輕既有千金產而又欲兼五百金則憚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已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懼加重而不敢進也甚至有隱寓田產于他人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隱寓田產之禁則是祖宗差法雖不為兼并設而裁制兼并之道寄在其間自改差為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輸緡錢則兼并其下貧以為利何者募役之法下貧不利而大姓不以為患今有一邑上者輸緡錢十萬中者輸七萬

下者輸五萬既以等級輸緡錢蠲其徭役則斥廣田產兼幷下貧惟恐力之不逮自中戶斥廣田產兼幷下貧數十家至升而在上不過加緡錢三二萬爾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則雖增半邑之田猶不加緡錢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窮困熙寧以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立葢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為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為十中民或百下戶于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

熙寧以來雖無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輸緡錢之外無復徭役作廣田產兼幷下貧曾無忌憚故大姓兼中民中民兼下户流離散亡轉徙于四方所以然者作廣田產㳂其兼并大姓之家所必至而嵗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緡錢則大姓之家所易為也

熙河蘭會議

天之生民初無中外之别以其不可以禮義治也然後屏而遠之自漢以來爭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

府庫空虚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為外裔之地者多矣昔太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弊而皆不免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因去之岐山之下夫以中國之地至于不可有者則猶不欲强治之况欲强取外域之地而治之乎雖常為中國之郡縣而本屬外地者則亦無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厓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

議足以斷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棄輪臺則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厓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置之度外而已矣所謂與未得同者至今日棄熙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為新障棄之則新障已没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敵人將牧馬于階城之境外二不同也立城郭置倉廪實以穀粟錢幣

而棄之則瘠中國而肥寇讎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爾葢熙河蘭會雖羈屬夏人猶非夏人之所有故尚足以分中國之寇今舉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將為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為西夏驅除此大不同者也而不棄之則歲運府庫之財以填黄河之磧又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昔西羌反叛如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曰難于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烏孫圍都護而陳湯于數千里之外逆知利害期以五日而四日至

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葢烏合之兵易為料而長久之計難為功今熙河蘭會制之于未取之前則固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遥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隴圖上方略者然後可決

禦契丹議

好文者論和親尚武者議攻伐處于文武之間者則為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盛或衰或得

或失禦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契丹之政也蓋中國之待外域也必有可以禦之之道今有好辯者將與人為辯則必陰自省曰我于義無傷乎我于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我之子孫無累乎我之智力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辯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于法無不直也于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辯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契丹戰亦無異于與人辯則不識中國陰自省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

于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廟筭定乎凡我之所以待之者亦皆有備乎廟筭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于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出而與之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涿之間選十八將三道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鴈門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

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不應則未足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之者非直一事之不應故欲為羈縻之計則歲絹五十萬雖厚于漢之錦袍繡袷赤綈綠繒而比漢猶未敢有尚宗室之請則羈縻之計亦未為全失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事則顧救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于義理國富民安而將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廟算定而後可以

進征討之計

兩漢可用之言議

事莫貴于適宜而言莫重于必用以必用之言為適宜之事則天下之利無不興天下之害無不去也然以當世之人言當世之事患在不信其言而以其事為不足用以前世之言救當世之事患在信其言而以其事為不可用不足用者不賢其人而謂無所補也不可用者聖其人而以其言不適宜也故善為言者取于時則使

之信已取于古則明其適宜傳曰信而後諫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取于時取于古之道也今若策舉兩漢能言之徒而問以適宜之說則仲舒鼂錯公孫宏皆嘗策于天子之朝而梅福稚圭谷永亦數進其言至于仲長統朱穆崔寔王符則雖立其言而不敢進然皆有可取有不可取也故謂以郡守二千石宜歲貢吏民之賢受禄之家不得與民爭業者是仲舒之言可用者也謂政本于人情而天子宜躬親于上是錯之言可用

者也謂因能任官去無用之言不作無用之器廣推治民之本有八者是公孫之言可用者也若曰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攷其素天子之都宜先正因民之意減宮室省靡麗謂酷暴之吏廢錮勿用者是梅福推圭之言可用者至于仲長統欲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五刑之罪崔寔欲重賞深罰以存霸政王符欲省費役使之愛日謂數赦贖則傷善人者亦皆適宜可用之一端也然若賈山推人主求諫之意而大臣不得預遊宴則非

當今之有也朱穆稱世之厚薄而小人守正君子為邪之驗則非便時之術也方朔欲燔甲乙之帳郤走馬而不復用則非朝廷之弊也故鼂董公孫梅谷稚圭仲長崔王之說善于古而合于今者也賈山朱穆方朔之說善于古而未合于今者也合于今者可用也未合于今者未可用也故以今言古者能取于為用可否之間而不繫于言之輕重則可謂善言古者也

西臺集卷五

西臺集卷六

宋　畢仲游　撰

試策

召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

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

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采擇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為鼂董先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用而使之言則雖鼂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為無用故廢去偶儷破碎之亂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綴文之士號為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

詩賦至合天下為一體如適莽蒼之野而觀蓬蒿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于其間哉詩賦則曼詞以自售經義則曲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為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為說雖策之者未必真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

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為無用之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尊親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為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强而道無强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强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

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為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為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

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為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國强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强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奬嚴憚之心終為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

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為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為利者天下以為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為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為害者天下以為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𧸖青苗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閭門之内道路之間皆以

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易可置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媮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媮刻之間而觀望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

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仁祖而不至于婾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矣昔秦人之為俗也賤仁義尚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淩弱天下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鎮之以厚養之以寬吴王不朝則因賜几杖張武受賂發覺而賞以金錢嗇夫喋喋利口則以釋之諫而不用其

寛至矣而終無怠廢不舉者以秦在其前也及孝昭之時霍光為政雖承師旅衰耗之後與民休息而不學無術因權用勢居以不遜之道在廷之臣有忤意而誅者便辟而生者是以孝宣于閭里知民事之艱難光甍之後五日一聽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攷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其勤至矣而無督察過甚之失者以乘霍光之後也然則赦吳王賞張武棄畵夫似寛矣而孝文之事本不至于弛拜刺

史守相必親見問攷其名實似勤矣而孝宣之事本不至于察則文無怠廢之風宣無督察之失者亦良有道令國家上不承羸政之苛下無霍光之弊則周公之所治魯太公之所治齊舉夫仁祖之忠厚神考之勵精惟其所擇而當其行事則去觀望之俗而已矣夫前古之君有難與為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遊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無藝使民困窮深嚴自居下情隔塞有一于此則難與為治矣蓋親黨女謁遊獵賦斂隔塞者人

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道之於邪既以趨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雖欲開正言陳正道如陳夢中之語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欲為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而國家自祖宗以來宗室戚里未嘗用事而賜予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明聖未親后妃之議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遊獵之虞罷貢獻蠲逋欠則無賦歛之獘聽政之始即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在于觀

望之俗未衰爾葢為治而觀望則流入于淫茍無觀望則

齊魯文宣仁祖神考之治惟所行之皆可以成功茍有觀

望則不失于媮必失于刻萬事之是非何可備言謹對

策問

治法

自三代之亡嬴秦變古天下號為難治欲興禮樂則自

嫌以為迂濶而無其實欲宣教化則自疑以為執滯而

無其道欲厚風俗則自以為誕能言而不能行自漢以

來守文之君當途之臣其相與施政以成一代之典不過簿書獄訟兵食而已則天下之政治何足道哉蓋簿書者古有之矣而禮樂為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為之實兵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為之本今天子紹千歲之統垂萬世之法其丁寧訓告所以興舉建立者未嘗不以三代為言如秦漢者不道也則禮樂固將興教化固將行風俗固將厚然興之必有興之之人行之必有行之之實厚之必有厚之之輔簿書獄訟兵食者

可捐之有司而不問也諸君試言其禮樂之所以興教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厚若夫簿書獄訟兵食則有司存

文體 原注熙寧中兖州類試中選者解頭晁補之晁端禮晁端智晁損之李昭玘李格非李罕

問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次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綴文之士當塗之人以文章為已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

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令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詆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之士欲擬方三代而相承數世終非前人之作今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遼遠者何說其好學之士欲上擬三代而卒不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

禮樂釐正百官祖尚經術一皆做乎三代欲乘時而草天下之文風復之於古使無不及前人之歎當必有其道矣諸君從事于文匪朝伊夕其縷悉言之毋忽

史學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葢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為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

官之職秖為貴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嘗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厲精在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茂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迹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為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

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未行之理博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則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禹大聖人也

卑宫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有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强夫强所以為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為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試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于外故似强理潛于密故似弱矜顔色盛容

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强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强强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强也莊周亦曰同乎已則為是異乎已則為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為心者何嘗出乎

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邱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為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則名弱而實強以氣揜理則純不勝以理揜氣則純勝其道然也或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乎以氣為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顔色盛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

氣也離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為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勺鼎鼐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

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畧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小大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為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

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為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為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為而莫有限樂漢唐

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庳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庳車蓋國家立事好為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令如倣庳車之意定為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

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為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梱耳何患乎驚動與

序

褒賢集序

即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

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斵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為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歘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荆公當軸天下士

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游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絶則公所以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誄者四十人當

世以為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誄而見于官輓者六十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曾既除喪乃集録贈告豐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一百九十五篇摘告申之文命曰褒賢而屬仲游為序仲游欲為序未成會今天子即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懐私阻威峭深安忍之吏亦稍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己八年矣每一思之舐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

亡而可作則天下所頼公者豈其微乎乃畧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褒賢之業元祐元年八月晦日朝奉郎新行軍器監丞騎都尉代郡畢某序

記

慶州平溝接城記

慶陽之在西州初非名城也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犯邊朝廷歲用兵始作陜西道建置四帥其一開府于慶之

陽守以貴臣繕修增飾始為名城元豐辛酉仲游從軍方渠過慶陽見其城高十仞廣五六里週迴逶迤而下者數重背高面深跨山趾而守之其堅如此而州之北偏有大溝焉斷城之東西城缺不屬問其名則曰鵝池問其所從來則曰不知紀年之多少以目度之長幾百步廣幾七十步深十丈有畸俯而視之窅然以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慶甚堅而常人徼幸萬一不戒之虞且不得為完城是可恨也其年從軍至靈武還復留慶陽

登城覽觀與三二友者歎息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非
已事而心以為病元祐元年八月寶文閣待制延帥范
公德孺繼其父兄守慶陽惟父兄世有功于慶慶人樂
之而羌人慴伏故德孺五年不得代德孺亦以其父兄
慶人之故不求代留慶五年如一日也纔至則有意平
溝接城以足父兄之事會夏人有罪兵未解歲發民數
千防秋因其無所事迭為番休俾運東山之土實于溝
中而築之人以為戲而公五年不徙溝遂平治州廨之

後至溝緃五尺及溝平盡城之北數百步乃傅合其城經度其東為大堂而藝其西以為圃堂未成以戸部侍郎召還京師持材與工遺今帥直龍圖閣章公質夫成之堂成大作樂置酒樂于其上仲游居鄭聞而壯之乃為詩三章以遺慶人其詩曰匪穿而池窅且巇不棘不求陸而逶迆慶人之所宜匪析而鈌呀且豁不棘不求崇墉嵽嵲慶人之所悦既圃其中又闢其旁有閑其闉有翼其堂可謀可燕可饗可觴子孫之不忘詩既成遂

以遺慶人雖未得坐其堂上酌旨酒蔭嘉木與賓朋倘
徉而自適然猶記昔日覽觀之所病想像而樂之客謂
仲游曰平溝接城則固云美矣吾子之所言得無少多
乎曰是客未燭仲游之所志也昔陶士行綜理微密下
及竹頭木屑之細而能扶危定傾禦患折難為晉之宗
臣謝幼度得人于履屐之間而識者知其能摧苻堅百
萬之衆葢事有言近而見遠論指而知歸者理固然也
今范氏父子兄弟世為慶陽所以幸慶人者甚厚其功

名氣節刻金石傳史官諷誦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有年矣至平溝接城則豈特無不戒之虞以累來者同將見逃遁之慝交臂屈膝請事于塞下畫地而守之長無犬吠之驚則仲游之言非敢故為侈然也既與客道其語因併載其所作以重遺慶人而屬二公元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記

重修信陽軍門記

申古之成國也昔夏封姜姓之後于申至周宣王時以

功爲侯伯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又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則申嘗有人矣春秋楚子圍初得諸侯亦會宋鄭蔡之君于申而大夫巫臣之邑在焉故號曰申公魏隋之間名臣間起及唐置節度合于光蔡有晉公之烈豈陋邦也哉宋興刬平僭僞雖名都大城稱號權制略與唐等而輕重之實固已不同其諸郡縣多減于唐舊而方內晏然無兵革之患與于禮義故申嘗爲王封而秖以軍壘治民此祖宗規模之備太平之

功非以爲陋邦易之也而兵屯數百壘垣隳頽臺門不治者四十有九年申之父老尊其俗而閑于禮者益厭之久矣葢嘗治之既得請于朝而終未遑也豈有所待哉元豐元年八月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范公以邢部郎中謫義陽實申之故治嘗任臺閣綴侍從爲天子諫臣出使陜蜀牧大邦總領邉吏號爲賢帥其謫申也士人不以爲公戚知公能安之者待公素厚也公至之歲盜賊銷獄訟息年穀屢登官無留事乃

延問父老講俗之所闕知夫兵屯壁壘門戸之不可以不保民也乃曰何哉豈狹由爲不足治耶將愛其力而諱之也吾而不思奈父老何乃言城壞矣宜便築如制而稍益舊屯之兵旣上其事因嗣前議正大門而新之以爲之兆門度高二丈有奇其下廣四尋上殺下之半爲工萬有一千夏四月門成公屬其徒周視而饗之由民大悦縣令畢某進曰政無作亦無止也循理而動則作斯可矣顧義而止則止斯可矣事適于可而作與止

不預其間此之謂善政夫申故荆有也南走雲夢北屬
淮蔡横帶三關之險上下數百里曠無異州而水賭山
磧萑葦林叢坡谷之阻鮮平地焉非教化之久德澤之
盛則姦人盜賊之所保也而屯兵單少四垣圮仆闕門
域雉之設不為固禦父老病矣而猶不知作以患于人
殆非所謂適可而名善政者也今公計風俗之便同父
老之憂增屯改築作門以為之兆既忘申之狹而亦忘
夫昔之論大事圖大功也非尊禮樂道愛民而不倦者

能若是乎然則豈特姦人盜賊之備而申父老子孫之幸耶祖宗之規模可以振朝廷之德澤可以廣而思昔申伯之風為可復矣此申民禱祠而求者也可不書乎于是乎書元豐三年五月十六日文林郎羅山縣令代郡畢某記

代范忠宣撰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曩余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間遊釋素垂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于堂之北偏側陋非地也

後十有一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顥之文而謁余曰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夫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八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闢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吾聞西方之學以氣為緣以身為垢以事為障以境為礙以不動止為性以無所失得為道則雖精深妙

寓無以寄其言焉寄一言即以異于道而其書乃至乎五千四十八卷者豈非緣垢障礙借此為證而性與道由此見乎意者見道與性而返無事于書也則雖五千四十八卷猶無言矣不然何道之省書之多也天下既有其書矣素獨得不有乎天下既有其書而藏之矣素獨得不藏乎藏之而同乎道合乎性也吾不知藏之而異乎道離乎性也吾不知同異離合吾無所容其心則與天下而藏之者將真為道乎而又況辭側陋之地占

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耶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代仲兄舍人撰賜詩記

元豐四年五月高麗國王徽上言臣蒙陛下休德世為東方之臣僻在海外未嘗覩中國禮儀之盛願朝京師伏大廷望天子之威顏而屬有犬馬之病不能勝衣謹遣陪臣禮部尚書子威吏部侍郎思齊朝貢方物而臣仲行實預典容越明年上元以故事張燈于宣德門上

親臨觀焉因賜子威等燕于東闕下臣竊惟陛下即位
崇仁義正經術新制度明禮樂方内之民咸獲嘉福而
大化流行聲教四溢雖遼絶荒忽殊封異境之人亦扶
服慕義願為臣妾故高句驪介東海萬里之外非有詔
令號召而稱藩國受正朔輸方物獻樂舞七年之間三
集京師況屬遊觀廣覽威儀文物萬象之會而臣得與
其國貢使醉飽陛下之聖德區區之忠無以自列故輙
為詩屬其使人以歌誦太平之萬一而陛下不以其固

陋謭薄加賜誅譴乃即燕閒指顧之頃俯為篇章遣中使援賜臣以寵靈臣之私室非臣愚戇所能當也臣聞漢神爵五鳳之間名為治安而蜀人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何武歌于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雖以為盛德之事而褒待詔神武賜帛而已今陛下恢廓祖業垂萬世之策憲章修明道德純備則非神爵五鳳治安之所能比顧臣樸學反無褒等之才以繼中和樂職宣布之文采而陛下之詩粲然與帝作之歌南風之辭同為

法言協之以律呂被之于金石則可治中國來遠人維和六樂聳三神其聲音之所動蕩天地之所右饗將見夫景星甘露嘉禾神物之瑞復効于今日蓋朝廷之盛節人臣之異遇非如大風鴻鵠之歌因慷慨睠念苟作而已者也然則臣之蒙被方之待詔賜帛相萬而不啻雖靡捐四體乾竭髓腦不足以論報豈惟臣不肖之一身自先臣士安而下實寵嘉之後世欲觀陛下治中國來遠人之要者必自此詩始故臣刻之石使子子孫孫

不敢忘且以示後世無窮之法元豐五年正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詳定官制上騎教尉賜紫金魚袋臣畢仲衍記

代歐陽考功撰西陽宮記

盧陵永豐沙溪有彭道士者名世昌其居則唐西陽宮也或曰非唐西陽宮也而世昌于其宮旁得古鐘一乃唐西陽之鐘鄉人始信之而吾家邱墓適在西陽之北曩吾先君既歸葬韓國太夫人因使世昌守之奏復其

宫額曰西陽及居二府又請間歲度道士一人距今三十年宫之門堂廡舍井㢋庖湢皆備而殿則闕焉吾以卯墓之寄于宫也亦甚闕之而沙溪鄒氏獨能持錢三百萬以成其殿因大治宫外之道分田以給之蓋釋老之徒交行于天下天下為釋氏者多而學老子者少天下太平人物蕃滋而財不足中民之家僅守于衣食而高門大姓亦謹事蓋藏希能出力以徼二家之福雖釋氏之塔廟既更歲月之久水火之變則必假公上之力

王侯之重與二三尊宿者以名動之然後僅能完也如道家之宮非祖宗之建立與州縣之所領而不可廢則能完者或寡矣今是人也不以世之所多少而皆用力焉其果無所阿耶富家大姓方謹事于蓋藏而是人也如恐其財之不出其果無所愛耶使是人也純以禍福為志則吾西陽之所賴者將有所不暇而清淨寡欲庶幾無疾病延年久視則行道之人皆有是心焉吾既嘉世昌之志有成而鄒氏之子能成之也故鄉之父老屬

予為記予不敢辭因以吾所見聞與事之本始告其父老使知之鄒氏之子名曰宣元祐元年六月十八日朝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廬陵歐陽棐記

傳

歐陽叔弼傳

昔司馬談為太史其子遷繼之而司馬氏書行于世司徒掾班彪著漢史不成其子固繼之而前漢書行于世中壘校尉劉向博物洽聞善文章其子歆繼之而向歆

父子之書亦傳而不朽自漢魏以來父子之文顯者多矣至于名天下而傳後世則未有如三家之盛也本朝廬陵歐陽文忠公起于天聖明道之間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當時言文章者至歐陽文忠公然後以為極而不可加謂之文師而位居三府身輔三朝有大功于社稷而其子叔弼甫復以文學登第能世其家為人廣覽強記博通經籍史氏諸子百家之言文忠公之文須人代者多出叔弼甫之手而東坡蘇子瞻在翰林亦

多以內表章屬叔弼甫代之人莫能辨嘗稱曰文不可以不學古而後為也要能以古人語而道己意則可與言文矣文忠公薨後叔甫代為遺表神宗皇帝見而愛之意文忠公自作其表傳于天下天下之人亦以為文忠公自作也使在金馬玉堂應制代言為詞臣當復有文章行天下庶幾談遷彪固向歆三家之盛而老死不能用以一朝請大夫終于頻上然叔弼甫在則文忠公之遺風猶有存者叔弼甫亡則文忠公之遺風益遠焉

令叔弼甫亡矣是可哀已是可恨已叔弼甫字也名棐其先廬陵永豐人也初以文忠公蔭守祕書省正字年十二三文忠公意已賢之甞著鳴蟬賦叔弼甫猶侍不去文忠公曰兒異時必能為吾此賦矣因書以遺之及稍長文忠公益器其為人嘗書以教叔弼甫曰孺子記之藏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孺子記之及舉進士中乙科文忠公在位而

老叔弼甫不言出仕文忠公强之及調陳州節度推官亦竟不之任也及文忠公薨終喪始以大理寺丞為審官東院主簿入官制局為檢詳官同知大宗正丞事三遷為朝奉郎守太常博士尚書主客員外郎改考功攝領吏部侍郎左選是時九品以上注籍左選者數千員法年二十即仕于州縣為吏謂之入仕議者曰此官所以冗者歟乃建言故事年二十五歲乃試于銓守選三年然後入仕今官冗請復二十五歲守選之法且使進

特奏名者減其舉數以示恩亟與之官而不使仕則
左選清矣叔㢸甫曰嘻非朝廷所以議宂官之意也乃
若議曰左選之宂士人之病爾朝廷憫而議之欲利之
爾今加五年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
儒生而老于場屋無成者也憫其無成而老故與微官
使之霑禄而後歸令亟與之而不使仕所謂官者乃虚
名爾豈為恩哉是終窮也議者之言遂格哲宗即位為
秘書省著作郎充修實録檢討叔㢸甫曰古雖不諱嫌

名而今日為官稱則不可以不諱也乃辭不就職而更
為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後入省為職方禮部二員外
郎會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而
主合祭者方用事諸儒多折而從之叔弼甫獨曰分祭
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吾雖欲合議者
而排分祭如違先志何如異禮經何及議皇太妃典禮
哲宗皇帝詔使為差降謂于太皇太后之禮為差降也
而議者以謂詔語所及之事則為差降詔語所不及之

事則不為差降大略于母后之禮無差降矣叔弼甫曰太皇太后與皇太妃位號不同禮亦異數差降之詔何可違也議者猶持不決叔弼甫曰上詔所謂差降者請物物而為差降也豈有及不及之事哉議者不能勝叔弼甫之說遂如詔會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祕閣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衛國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傳食于漢南雖為布衣州郡以倅貳之禮接之猶慊不懌多規占公

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前後無復誰何者于是以州門之東偏樓店官廢址為天荒而請之上下彌縫為成書然後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郤之州官上下更謂叔弼甫曰泰横于漢南日久未易栽也彼請地而遲與之且不可況終却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請之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為天荒售人非政也憚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聞之怒訴于轉運司下其訴于州叔弼甫終持不與泰由是

訴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罷以朝請郎知潞州潞罷乃䖍所帖校理還吏選繼降官二等元符三年始復以朝散郎還朝為尚書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遂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而轉運司為覆折之令以多取于民民不堪命會有手詔申勑科折之令禁其覆折而官吏憚轉運司不敢以詔旨從事請于叔弼甫叔弼甫曰詔旨如是亟行而已矣何請為衆曰覆折雖非令而轉運司賴以為經費所從來矣罷之則將以

他事中傷州郡不可為也叔弼甫曰州郡之于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請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而憚轉運司不行仍覆折以病民獲罪于朝廷州郡豈可為也遂行如詔民持覆折之輸至州而還者半道矣嗚呼文忠公以道德文章為三朝天子之輔學士大夫皆師尊之出文忠之門者得其片言隻辭見于文字為稱道已足自負而名天下況于叔弼甫者親為其子又文忠公之所賢父子之間非他人親炙之所

可及而竟不得以文章少自見于世故余紀次叔弼甫在吏部考功禮部時議襄蔡二州政事以見叔弼甫終不得以文章用而暴于人者乃議論與吏事爾然非好學守道識大體而又有仁民愛物之心則其議論與行事孰能爾也叔弼甫常著堯歷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策五卷集古總目二十卷襄錄二卷叔弼甫亡後其家集所自為之文亦二十卷蓋雖不表見于當世而猶足以遺

後人也叔弼自去蔡後復係元祐籍復鐫職降官守以宮
廟居潁州里第閒游吳中俄出籍乃以兩恩當任子孫
者力請于朝三四以官其兄子之子曰先公之長曾孫
不可以無官吾子之子無官可也政和三年卒于潁州
年六十十七二子曰愿宣義郎三孫其二官一無官
贊曰歐陽氏出于伯禹之後為越王句踐句踐之裔孫
多受封于楚有封于烏程歐陽亭者遂為歐陽氏漢有
博士和伯以治尚書顯名世謂之歐陽尚書而率更令

詢事唐太宗亦顯名于世至文忠公遂大顯為本朝宗臣生四子叔弼甫其第三子也雖不用于世亦為顯人余自治平以來從叔弼甫游如兄弟今同游者喪亡殆盡惟余尚存故勉為叔弼甫作傳紀其大節云

陳子思傳

陳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閬州人也曾大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更為真宗相父師古為郎中而堯叟兩弟堯佐為仁宗相堯咨為節度使方其家盛時

子孫仕宦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而子思己好學不肯為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所以為官也齊郎監簿秪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不肯受子思既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尚書省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舉進士因盡棄其所好攜妻子之汝居靈泉山治宅種田往來于山中子思舉進士時嘗為詩及居靈泉不

治他文專以詩為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鄧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為詩慕其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為人高遠有志尚氣非其人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少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遇無所擇一皆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畢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于仲游者仲游以為唐人詩而怪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而與兄弟學詩于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諭吾之

志于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為詩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詩也而世人之詩反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濳視俛首少頃或杯行笑語伸紙和墨如不經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為易而其和之者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温潤縱恣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二年有病因入陽翟謂畢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畢仲游曰不敢後一年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體不樂殆死乎乃之賈延年家擣紙欲

次其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盡取其詩稾及他文章納諸棺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不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問之果然乃抵其子遲及諸交游得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

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間徙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于鄭今為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為宰

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于山中此人悲子思者
也未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衆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
詩蓋有似夫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千里爭傳之志欲
成就中道而死悲夫